

关于《清凉山新志》及其相关著述：罗卜桑丹津《黄金史》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白·特木尔巴根

(内蒙古师范大学 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黄金史》是十七世纪蒙古历史文献中的一部重要典籍，关于其作者罗卜桑丹津的生平事迹、著述经历等方面的研究始终处于众说纷纭，向无定论的状态。本文援据《清凉山新志》及其相关著述，就作者的生卒年、《圣地五台山志》的刊刻年代等进行了文献考证，并对国内外一些学者所持的论点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清凉山新志；相关著述；黄金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在《黄金史》研究领域，著者生平事迹问题仍是尚待深入探讨的课题之一。蒙古国著名学者沙·比拉先生曾在他的学术专著《蒙古史学史》中援引诸家观点，就此问题进行了一番考证，得出如下结论：(1) 罗卜桑丹津是喀尔喀之咱雅班第达·罗卜桑普仁莱的弟子；(2) 他生活和创作于 17 世纪下半叶至 18 世纪上半叶；(3) 他应阿旺罗桑之约编写了《名曰信徒耳饰之五台山旅行指南》^① 一书。

沙·比拉先生大量地引述了 U·扎木察朗诺、W·海西希的观点，其中亦不无然否之处。参互比勘上述诸家援据的资料，笔者觉得其间颇有抵牾，令人质疑的论点不一而足。兹列两点如次：

一、阿王老藏、老藏丹巴与罗卜桑丹津的生卒年问题

沙·比拉先生等确认罗卜桑丹津编写《圣地五台山记》一书时，署名为苏摩提沙沙那达罗。同时还提及罗卜桑丹津与阿旺罗桑是同时代人，《圣地五台山记》就是应其约而编写的。笔者所见该书为经卷形式，共 74 页，147 面，每页右侧题有汉文书名《文殊志》，为五台山寺院刻本。检读该书，讲的都是有关文殊菩萨的传说和灵迹，与《清凉山新志》卷之一“化宇”、“原圣”以及卷之二的“灵迹”所叙内容近似。因此，本书的汉文译名是错误的，它并不是什么旅行指南，而恰恰应该是原刻本所题签的汉文书名《文殊志》。根据该书的著录、卷末识语以及所叙内容等相关信息，可以推测出它的史料来源之一或许就是《清凉山新志》。《清凉山新志》的编者是康熙年间任钦命督理五台山番汉大喇嘛的老藏丹巴。于是本论题自然就涉及到阿王老藏、老藏丹巴与罗卜桑丹津三个人的生平，特别是生卒年问题。

(一) 阿旺罗桑

此阿旺罗桑即《山西通志》、《钦定清凉山志》中所载清凉老人阿王老藏。“清凉老人阿王老藏，俗姓贾，顺天西山人。十岁出家。顺治癸巳，摄斋受戒，西天上士谛视曰‘此中有五台主人。’众皆愕然。洎己亥，果以兼通番、汉，选主五台。”^[1] 癸巳为顺治十年（1653），六年后，即顺治十六年（1659），乘传上主五台。“自老人莅众兹山，乳窦重流，荆条复茂，建道场以报国，捐俸入以施贫。”^[2] 生平不设衣钵，飘然无所系恋，以慈济为心，以清勤为行。康熙十年（1671）年愈七十，退居颐养。二十二年（1683）二月，康熙巡幸五台山，曾御笔敕封“清凉老人”，以示褒奖。二十六年（1687）二月示寂。“圣祖闻之，赐金营葬，发龕茶毗，塔于凤林谷。设食供众，至者四千人，悲声凄响，感动林壑。”^[3] 他生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春秋八十七。

（二）老藏丹巴

老藏丹巴者（或作老藏丹贝、罗布桑丹贝）《大清一统志》、《钦定清凉山志》、《山西通志》俱载其小传。乾隆初年编纂的《大清一统志》云：“老藏丹贝，蒙古人，入卫籍，为赵氏，顺治中挂锡五台。冲澹疎朗，解文义，工翰墨。圣主西巡，特奖赉之。”^[4]《山西通志》所叙较之《大清一统志》略为详细，云：“老藏丹贝，蒙古人，入卫籍，为赵氏，顺治庚子挂锡五台。冲澹疎朗，解文义，工翰墨。驾幸台山，建道场，奖赉有加。既而入都，请改建菩萨大殿。遂卒，龁归山。”^[5]上述二志虽言及老藏丹巴生平，究属语焉而不详。关于其生平事迹，特别是生卒年问题，尤以高士奇所撰《大喇嘛老藏丹贝塔铭》最为详尽。据塔铭，他生于天聪六年（1632），入卫籍为赵氏，居京师，礼师崇国寺，又曾师吐蕃沙门蓝建巴，至清凉山，居中顶及罗睺寺者数岁。后又远涉吐蕃、蒙古，于其语言文字靡不通晓。顺治十六年（1659）金举其师阿王老藏住持清凉山。次年（1660）他亦挂锡五台山。康熙十年（1671）奉敕继任督理五台山番汉大喇嘛，“今上御极之二十二年，西巡清凉山，幸菩萨顶，则金碧辉煌，筍虚璀璨，花台宝幢，庄严峻肃，异于他处，奖赉有加。”“既而奉命监修五顶精蓝，悉力殚思，恭恪从事。甲子复以陈请菩萨大殿改覆碧琉璃瓦，自山入都，跋履艰辛，遂成劳疾，偃卧崇国，蒙恩日遣御医调治。及其歿也，赐金存恤，龁归本山。”^[6]老藏丹巴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示寂，享年五十三岁。

（三）罗卜桑丹津

关于罗卜桑丹津的生活和创作年代问题，一直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沙·比拉先生在他的《蒙古史学史》中径直说罗卜桑丹津是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的僧人。在蒙古国，亦曾有其它不同观点。如一些学者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中写到《黄金史》成书于1634年，而舍·嘎丹巴先生则认为《黄金史》是1655年写就的。在中国，留金锁先生提出《黄金史》成书于1628—1634年之间；巴雅尔教授通过对《黄金史》所记载的蒙古诸旗设立时间的考证，得出该著作成书于1669—1675年之间的观点。斯钦毕力格在《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1996年第五期上发表专题文章，认为《黄金史》的作者就是喀尔喀咱雅班第达的弟子罗卜桑丹津，该著成书于1720年。

综观上述诸家论点，《黄金史》的成书时间被圈定在1634年至1720年之间，时间差距竟达八十余年。诸家论点之所以出现如此重大歧异，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或许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当时的僧人中重名者颇多，且其著述或不署名，或署名屡有变化，不易辨别；二是缺乏可靠的生平史料或相关记载，除对其著述本身进行辨析考订，寻觅蛛丝马迹外，可资援据的旁证资料殊甚寥寥。

关于罗卜桑丹津的生卒年，迄今未见确切的史料记载。笔者撷取沙·比拉先生的论点加以讨论，是因为在上述诸多论点中，他的论点因涉及到阿王老藏、咱雅班第达·罗卜桑普仁莱等相关人物而具有了一定的代表性，为论题的进一步研讨提供了外延空间。

沙·比拉先生援引Q·扎木察朗诺的论点，认为罗卜桑丹津应阿王老藏之请编写了《圣地五台山记》，并于康熙六十年（1721）刊行。那么此事至少能说明两个问题，即他们是同一时代的僧人；他们在阐扬佛教，潜心著述方面志同道合，且有彼此认同和信任的情谊。阿王老藏与罗卜桑丹津的关系契合在编写《圣地五台山记》这一点成果。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阿王老藏与老藏丹巴的关系。

阿王老藏为老藏丹巴的恩师，他们二人的关系更为密切。《清凉山新志》对此有如下记载：“我大清定鼎燕都，顺治庚子敕部推举阿王老藏喇嘛督理台山，乘传莅事，食俸台邑，是为清凉老人。持诵汉文华严经，昼夜不辍。老人示寂之后，门人老藏丹巴喇嘛奉敕继席。”^[7]二人具有师徒之谊，又都先后出任督理五台山番汉大喇嘛之职。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二人均出自京师崇国寺。

崇国寺者为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所赐地，由传戒沙门定演所创建，赐额曰崇国寺。分别撰于至元十一年、至正十四年的两通圣旨碑表明该寺为元代佛教之重要寺庙。明朝永乐后，崇国寺成为京师喇嘛庙，其名称次第改为隆善寺、崇恩寺，成化八年（1472年）改赐额曰大隆善护国寺。西天大喇嘛以及西番大法王等入京往往居于该寺。清顺治间，崇国寺一度由显教僧侣住持。康熙六十年春，诸蒙古汗王、贝勒、贝子等合资修缮以为圣祖祝寿，该寺又转由喇嘛住持。阿王老藏“甫

十龄，父母送崇国寺为沙弥，十八受具。”^[8] 顺治十六年（1659）由崇国寺至五台山。老藏丹巴于清初就礼师崇国寺，随后至清凉山，复归崇国寺，在金举其师赴五台山后，于次年即顺治十七年（1660）又挂锡兹山。康熙二十三年（1684）自五台山入都，因劳成疾，亦在崇国寺偃卧治疗。他们二人于清朝初年在崇国寺结为师徒，相随数十年之久。

阿王老藏生于明末，比老藏丹巴年长 31 岁，康熙二十六年（1687）以 87 岁高龄示寂，而老藏丹巴虽生在清初的天聪六年（1632），却因积劳成疾，在 53 岁时既已去世，先其师者 3 年。二人分别出生于明末和清初，其卒年却均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

为了便于阐明笔者的疑问，兹将以上相关人物的生卒年列表如次：

姓名	生年	卒年	文献依据
阿王老藏	1601	1687	《清凉山新志》
老藏丹巴	1632	1684	《清凉山新志》
咱雅班第达·罗卜桑普仁莱	1642	1715	沙·比拉：《蒙古史学史》
罗卜桑丹津	不详	（1715 年在世）	沙·比拉：《蒙古史学史》

据沙·比拉先生等人称，罗卜桑丹津既是阿王老藏的同时代人，又是咱雅班第达·罗卜桑普仁莱的弟子。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揣摩一下诸人的生卒年表，质疑便会油然而生。咱雅班第达·罗卜桑普仁莱比阿王老藏小 41 岁，且还是罗卜桑丹津的恩师。就假设师徒之间相差 10 岁，那么阿王老藏至少比罗卜桑丹津大 50 余岁，相距半个世纪的两个人又怎能成为同时代人呢？是为生卒年问题质疑之一。另据沙·比拉先生等人称，罗卜桑丹津应云游僧阿王老藏之请编写了《圣地五台山记》，并于康熙在位时的 1721 年（康熙六十年）付之刊刻。阿王老藏在 34 年前就已圆寂，又如何去嘱托罗卜桑丹津编写《圣地五台山记》呢？是为生卒年问题质疑之二。

二、《清凉山新志》与《圣地五台山记》的刊刻年代问题

《清凉山新志》卷首有序文三篇。如按年代排序，《旧志序》撰于顺治十八年（1661），署云：“台山真容院喇嘛阿王老藏书于清凉石室”；《新志序》撰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署曰：“钦命督理五台山番汉大喇嘛老藏丹巴谨述。”《御制清凉山新志序》撰于康熙四十年（1701）；笔者认为，以上三篇序文中，除前者外，后二序均存在时间上的相互矛盾问题。

其一，《新志序》的撰写年代显然有笔误。据乾隆朝修《钦定清凉山志》和印光重修之《清凉山志》所载老藏丹巴小传，康熙二十二年（1683）圣祖西巡，他奉命监修五顶精蓝。二十三年（1684）又陈请菩萨大殿改覆碧琉璃瓦，复自五台山入都。跋履艰辛，遂成劳疾，寻示寂。二十三年（1684）他既已圆寂，断不能在三十三年（1694）为《清凉山新志》撰写序文，三十三年者当是二十三年的笔误。笔者于 2007 年 12 月在日本国东京大学图书馆获见康熙末年武英殿版《清凉山新志》，卷首康熙所撰序末有一行题字，曰：“鸿胪寺序班臣朱圭恭镌”。经审慎考订老藏丹巴的生平资料，可以推测他所编纂的《清凉山新志》初稿大致完成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后续的补充、编排乃至刊刻工作是由他的弟子丹巴等人完成的。

其二，御制序文撰于康熙四十年（1701），而该志所收《御制重修清凉山罗睺寺碑记》、《御制五台山涌泉寺碑文》、《御制五台山白云寺碑文》分别撰于康熙四十一年、四十四年和四十六年，在时间上均晚于序文。可以推知，御制序文是编者在新志付梓前恭请康熙撰就的，待新志正式印行时，又将康熙后来陆续撰写的碑文全部收录进取。

从三篇序文可以看出，顺治间，当阿王老藏奉诏总理五台山番汉事务之后就已开始编纂关于五台山的志书，至退居颐养前尚未刊刻。老藏丹巴继任后“乃据前书爱加缮述。鸡圆上哲，挥毫总禅教之长；鹫岭名流，结集助讨论之力，”^[9] 又补充了许多资料，将其中的高僧传和艺文等编写到他

生前的那个阶段，并写就序文，将完成由其恩师嘱托的志书编撰事宜交付给自己的弟子。

至于《圣地五台山记》一书，在文中曾两次提到他的蒙古文书名为“dgædæu ɔ run ʈabun udzɡur- tu aɣula-jin saifijal xumudə-jin bajasxulaŋ t ʊtfæglig-un ərixə xəməgdə”，汉文题名为《文殊志》。该书后附有跋文一篇，论者往往据此讨论《圣地五台山记》的成书年代，甚至推断《黄金史》的作者罗卜桑丹津的生卒年代问题。目前的分歧主要出现在对跋文的理解上。跋文由三段文字构成：

第一段文字叙述该志书编纂的缘起。要点是：(1) 阿王老藏屡屡提议撮举前贤著述，编纂一部简明扼要的志书；(2) 苏摩提沙沙那达罗不揣才疏学浅，欣然从事编纂事宜；(3) 撮举援为参考的具体著述；

第二段文字叙述编纂这部志书的主旨以及具体实施。要点有三：(1) 为“祝愿文殊转世者、世界主宰、神圣皇帝万寿无疆”而编纂该志书；(2) 编纂事宜是由清修禅师提督丹巴活佛、提督扎撒喇嘛丹津格隆首倡，菩萨顶众喇嘛共同提出的；(3) 固什罗卜桑丹津采撷前贤志传编成是书；

第三段文字是编纂年代的落款，即“大清康熙六年白铁牛年…在菩萨顶镌版。”

在这三段文字中，论者更多地注意到年代的落款，并经过考证认为康熙六年与白铁牛年不符，应为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笔者完全赞同诸人对该落款的修正意见，因为如果该志刊于康熙六年（1667），那么跋文中提及的几个相关人物便不会出现。笔者认为，除落款外，跋文中还有两个疑点值得探究。

首先是编者的署名问题。跋文第一段提到“我苏摩提沙沙那达罗…”云云，编者以第一人称出现，而在第二段中又云：“…采撷前贤志传，固什罗卜桑丹津甫编”，叙述采用第三人称。在同一篇跋文中使用两种不同的署名，并且又出现叙述主体的人称变化，实在令人费解。据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两段文字或许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其次是跋文中提到的几个相关人物，即阿王老藏、提督丹巴、提督扎撒丹津格隆三人。笔者以为，如果跋文确由罗卜桑丹津一人执笔，其中提到的三个人又都与著者有嘱托、应承之关系，那么就会出现无法解释的时间矛盾。阿王老藏于顺治十六年（1659），主持五台山番汉事务，十八年（1661）为编纂中的五台山志书撰就序文。假设他倡议罗卜桑丹津编写《圣地五台山志》，时间也应该在此前后。提督丹巴者，笔者推测他就是老藏丹巴的弟子，高士奇所撰塔铭曾言及老藏丹巴去世后其弟子曾前来请求为撰塔铭事，云：“乙丑之夏，其徒丹巴以泐石有期，手其行状重趺来告，思所以不朽之者。”^[10]乙丑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即老藏丹巴示寂后的第二年。另据《清凉山新志》卷之三“崇建”条，康熙三十七年（1698）二月，“圣驾幸清凉山，驻跸菩萨顶，…敕封清修禅师，银印重四十八两，仍提督五台山番汉大喇嘛事。”^[11]清修禅师者封号，提督者职衔也。仔细推敲康熙的这条敕命，可知任职提督的大喇嘛应具有清修禅师之封号。“崇建”条中涉及丹巴的记载有两条，录如下：

“康熙四十二年，五台山清修禅师丹巴格隆奏请皇上内造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并狮象列坐于五台山文殊菩萨左右。”^[12]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五台山清修禅师丹巴格隆奏请皇上颁赐梵书藏经…”^[13]

根据《清凉山新志》的上述记载，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圣地五台山记》跋文所称提督丹巴，就是老藏丹巴的弟子。至于提督扎撒丹津格隆，未见相关记载。然而阿王老藏，既见于《清凉山新志》，又见于罗卜桑丹津所撰《圣地五台山记》跋文，其它史志记载亦复良多，可谓佐证凿凿。其生卒年代清楚，关于其生平事迹的诸多记载完全一致，可以作为参照系来考求罗卜桑丹津所撰《圣地五台山记》的成书年代。跋文中提到的三个人，以见于明确记载的文献为据，上限是1601年，即阿旺罗桑的生年，下限为康熙四十四年（1705），计105年。假如当罗卜桑丹津撰写《圣地五台山记》跋文时（康熙六十年，1721年）提督丹巴尚在世，时间的跨度将达到121年之久。如果沙·比拉先生以及阿尔丁夫先生等所提出的阿旺罗桑与罗卜桑丹津是同时代人之观点能够成立，那么当罗卜桑丹津于康熙六十年刊刻《圣地五台山记》时已经是年愈百岁的老人了，笔者对此不得不持怀疑态度。

注释

① 见沙·比拉著《蒙古史学史：十三——十七世纪》，陈弘法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5 月版。第 199—204 页。在该著中就《ᠤᠲᠠᠢ-ᠵᠢᠨ ᠲᠠᠪᠤᠨ ᠠᠭᠤᠯᠠᠨ-ᠤ ᠴᠢᠰᠤᠭᠲᠦᠨ-ᠤ ᠲᠢᠶᠢᠨ ᠲᠢᠶᠢᠨ ᠴᠢᠶᠢᠨ ᠴᠢᠶᠢᠨ ᠴᠢᠶᠢᠨ》这部书出现两种汉译，一是《圣地五台山记》，另一个则是所谓的《名曰信徒耳饰之五台山旅行指南》，二者交替出现，令人费解，不知这种歧异是由原著者抑或译者所造成。依蒙古文原著，第一种译法尚且接近，第二种译法纯属对原著的误解。事实上，该著在每页右侧均题有汉文书名，曰《文殊志》。在本文中，为了准确阐述笔者的观点，在引用原著时暂且采用第一种汉译，即《圣地五台山记》，不复一一注明。

参考文献

[1](清)王轩等.山西通志[M].卷 161, 方外录下.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 11 月第一版.11171.

[2](清)蒋弘道.清凉老人阿王老藏塔铭[M].见《清凉山新志》卷七, 高僧下.据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本, 台湾丹青图书公司 1985 年印本.

[3](明)镇澄原纂, 印光重修.清凉山志[M].卷三, 高僧懿行.据沈云龙主编《中国名山胜迹志丛刊》本, 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4](清)陈惠华等.大清一统志[M].卷八十九, [代州·仙释].据清刻本.30.

[5](清)王轩等.山西通志[M].卷 161, 方外录下.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 11 月第一版.11171—11172.

[6](清)高士奇.大喇嘛老藏丹贝塔铭[M].见《清凉山新志》卷七, 高僧下.据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本, 台湾丹青图书公司 1985 年印本.

[7](清)老藏丹巴编.清凉山新志[M].卷二, “迦蓝”.据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本, 台湾丹青图书公司 1985 年印本.9-10.

[8](清)蒋弘道.清凉老人阿王老藏塔铭[M].见《清凉山新志》卷七, 高僧下.据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本, 台湾丹青图书公司 1985 年印本.

[9](清)老藏丹巴编.清凉山新志[M].卷首, “新志序”.据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本, 台湾丹青图书公司 1985 年印本.24.

[10](清)高士奇.大喇嘛老藏丹贝塔铭[M].见《清凉山新志》卷七, 高僧下.第 26 页.据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本, 台湾丹青图书公司 1985 年印本.

[11](清)老藏丹巴编.清凉山新志[M].卷三, “崇建”.据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本, 台湾丹青图书公司 1985 年印本.22.

[12](清)老藏丹巴编.清凉山新志[M].卷三, “崇建”.据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本, 台湾丹青图书公司 1985 年印本.23.

[13](清)老藏丹巴编.清凉山新志[M].卷三, “崇建”.据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本, 台湾丹青图书公司 1985 年印本.24.

About《New local history of Qing Liang Shan》and its reletive studes :one of the Lobsangdanjin 《Gold History 》 study serious dissertion

B. Tomerbagan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2 China)

Astract : 《Gold History 》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key books of 17th century mongolian history .there are various talkings about the study of the writer Lobsangdanjin and his writing experience .However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act yet.This article takes 《New local history of Qing Liang Shan》 and its relative studies for reference, giving and checking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riters biographical introcdution and the time when 《Local history of Sheng Di Wu Tai Shan》 was publiished.There is also doubt about forogn and dornetic shcool'contertion.

Key words:New local history of Qing Liang Shan; relative writing experience ;Gold History study

收稿日期：2008-09-23；

作者简介：白·特木尔巴根（1951—），男，内蒙古扎赉特旗人，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蒙古文学文献学研究。